

萬島交織—— 由雅加達織品博物館管窺印尼的多元文化

■ 杜士宜

位於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（Indonesia，以下簡稱印尼），國土橫跨赤道兩側，包括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約一萬七千五百個大小島嶼，可謂「萬島之國」。¹ 印尼群島擁有極其複雜多元的文化樣貌，並具體展現於豐富的傳統織品與染織工藝方面，而位於首都雅加達的織品博物館（Museum Tekstil Jakarta，英譯：Jakarta Textile Museum，圖 1），儘管規模不大，透過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，已經成為典藏、保存、研究、展示與推廣印尼織品的重要據點，為國內外觀眾提供一個探索印尼的文化之窗。

印尼群島的地理疆域遼闊、天然資源富饒，自古即發展出高度複雜的族群文化，加以位於東西海上貿易必經之地，又是香料、織品等重要商品的生產與轉運地，與外界的接觸交流頻繁，印度、中國、阿拉伯、歐洲等文化皆曾經在此留下足跡，也為當地的物質生活、社會制度與價值信念持續帶來新的刺激。在得天獨厚的自然與人文條件下，印尼群島孕育並積累了豐富的傳統織品文化，多元的纖維材料、染織工藝、裝飾語彙、裁製方式等，成為該國極具代表性的藝術表達形式與文化遺產。

在印尼的傳統社會生活中，織品（wastra）可說是無所不在且不可或缺的，² 不僅具有遮蔽、保護與裝飾身體等基本功能，在人們出生、成年、結婚、死亡等生命階段的重要場合，以及宗教儀式或慶典活動中，也往往伴隨著特定織品的穿著、使用、贈送或交換，多半帶有美好祝福的意涵，也有助於強化社群連結，有些織品甚至被視為能趨吉避凶的神聖物件。用料

講究、設計精良、做工細緻的華美織品，不僅是社會地位及財富資源的象徵，也是各族群表達其審美品味、價值信念與文化認同的重要媒介，而印尼各地的歷史發展軌跡，往往也映照在其豐富的織品傳統之中。

雅加達織品博物館的創建

二十世紀後期，印尼經濟與社會快速發展，人們的生活方式隨之改變，現代化的西式服裝逐漸成為主流，大規模機械化生產取代了往昔的手工製造，傳統織品使用及製作的相關知識也日漸式微。1970 年代中期，一群印尼民間的文化菁英組成「織品愛好者協會」（Himpunan Wastraprema，英譯：Society of Textile Lovers），推動傳統織品的保存與研究，並捐贈約五百件織品文物予雅加達政府，時任首長的阿里·沙迪京（Ali Sadikin）提供位於該市西側的一座歷史建築，規劃作為博物館使用。1976 年 6 月 28 日，雅加達織品博物館正式成立，由當時的



圖1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外觀 作者攝於2019年

印尼總統夫人田·蘇哈托（Tien Soeharto）親自揭幕，展現官方對於傳統織品做為印尼重要文化遺產的支持與重視。

織品博物館所在的建築空間原本為私人住宅，最初由十九世紀早期居住於巴達維亞（Batavia，雅加達在荷蘭殖民統治時期的舊稱）的法國人所建造，外觀為紅瓦白牆的單層建物，並飾有許多歐式列柱，內部鋪設大面積的大理石地板。（圖2）此建築後來幾經轉手，曾由派駐巴達維亞的土耳其大使購得，並陸續新增附屬建物。1945年印尼甫宣布獨立時，此處曾作為人民防衛隊（Civil Defense Force）的指揮總部；1952年由印尼政府的社會部門買下建物所有權。1972年，此處被印尼政府登錄為歷史紀念物，自此受到文化遺產相關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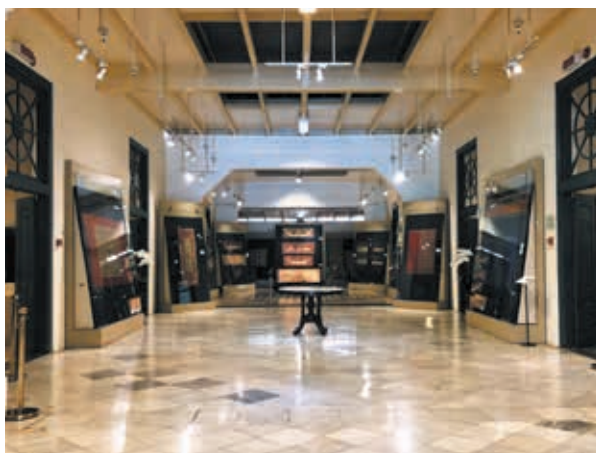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織品博物館內部一隅 作者攝於2019年

規所保護。1975年，建物的所有權被正式移轉給雅加達政府，旋即於1976年轉型為織品博物館，地點鄰近當今東南亞規模最大、且歷史悠久的丹那阿邦織品市場（Tanah Abang Textile Market），別具特殊意義。³



圖3 印尼 東森巴 黑地動物紋伊卡男性裙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460 伊卡織物須將紗線依圖案設計分段紮緊後染色，再織成布料；織造過程中，柔細的紗線會產生位移，因而形成圖案邊緣的參差效果。

館藏文物的特色

雅加達織品博物館的典藏，以印尼境內的傳統織品文物為核心，包括來自蘇門答臘（Sumatra）、爪哇（Java）、加里曼丹（Kalimantan）、蘇拉威西（Sulawesi）、峇里（Bali）、馬都拉（Madura）等地區的服飾與用品，以及製作織品所使用的材料與工具。館藏文物的年代涵蓋十八世紀至當代，其中也包括二十世紀後半以降、受到西方時尚理念影響的印尼設計師作品，展現織品文化的傳承與創新。在館藏數量方面，1976年奠基初期約有五百件織品文物，後續不斷透過

捐贈、蒐購以及政府部門移撥等途徑，至今已藏有逾二千五百件織品文物，以及其他相關染織用具。⁴

相較於印尼群島極其多元複雜的織品面貌，博物館的典藏規模難以稱大，但仍足以勾勒出各地較具代表性的染織工藝與表現形式。在2014年出版的導覽手冊中，館方依據織品製作時所使用的裝飾技法，將館藏文物大致分為織類（woven）與非織類（non-woven），藉此區別裝飾紋樣是透過經、緯線相互交織所產生的，抑或是布料織造完成後再陸續增添的。

一、織類裝飾技法舉隅

伊卡（ikat）在印尼各地傳承久遠且使用普遍，作法是將紗線依圖案設計分段紮緊及染色，後續再織造為布料，並顯現出裝飾紋樣。（圖3）雅加達織品博物館典藏中來自蘇門答臘島北部巴塔克族（Batak）的禮儀用布（ulos mangiring ceremonial cloth，圖4），

運用經向伊卡技法（warp ikat），將經向紗線先進行染色再織造，這件織品是祖父母送給新生孫兒的禮物，連續的矛尖圖案象徵源源不絕的新生命，以及美好祝福能夠順利傳遞的意涵。⁵ 館藏另一件來自峇里島登安南村（Tenganan Village）的禮儀用布（geringsing ceremonial cloth，圖5），則採用更加複雜的雙向伊卡技法（double ikat），事先將經向紗線、緯向紗線分別染色——染液主要為紅棕色與靛藍色，將經、緯線精準對位後再織出紋樣。此類雙向伊卡織品在製作上相當困難且費時，通常使用於重要的儀式場合，人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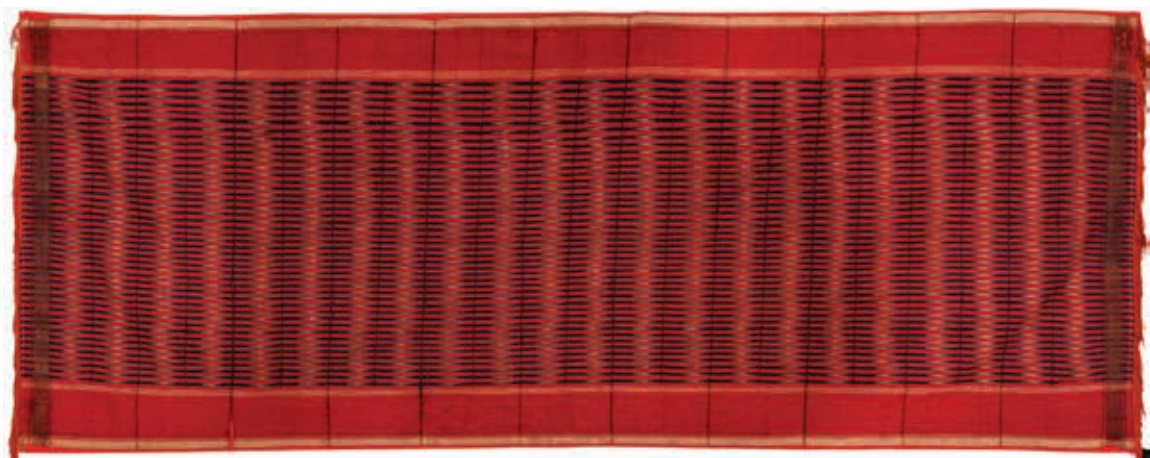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印尼 蘇門答臘 伊卡禮儀用布 長203，寬75公分 Mrs R. Schulz捐贈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, 2014



圖5 印尼 峇里 伊卡禮儀用布 長187，寬54公分 Ida Anak Agung Gde Agung捐贈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, 2014

相信它具有祛除病痛與災厄的神奇力量。這件禮儀用布的紋樣設計稱為「wayang kebo」，是以印尼傳統偶戲（wayang）以及十三、十四世紀爪哇神廟浮雕的風格呈現人物造型，布料上隱約可見印度教祭司、貴族女性與信眾等組合，然而關於這些圖案的詮釋目前仍未有定論。⁶

另一種印尼常見透過經、緯線相互交織來顯現花紋的技法是「緯二重織」（supplementary weft），作法是在底組織的緯向紗線之間織入額外的彩色緯線，在布料正面形成裝飾圖案。（圖6）雅加達織品博物館典藏中來自蘇門答臘島南部楠榜（Lampung）的禮儀用掛飾（palepai ceremonial wall hanging，圖7），在底緯之間織

入各種顏色的紋緯，創造出布料上的船舶、動物、海浪等華麗紋樣，船紋具有人生階段轉換的意涵，此類橫幅掛飾通常用於出生、成年、結婚等儀式，是家族地位與財富的象徵。二十世紀以降，當地織造大型船紋禮儀掛飾的傳統已經式微，但部分貴族家庭仍保留至少一件，在重要的禮儀場合中使用。館藏另一件來自加里曼丹島（又稱婆羅洲）西部伊班族（Iban）的禮儀用布（kain ceremonial cloth，圖8），則在底緯之間織入紅色緯線，形成布幅上的紅色背景，襯托出帶有鉤角的卷曲幾何紋樣，這類織物多半是當地婦女參與慶典活動時的衣著。

同樣運用緯二重組織顯花的技法還有織金

(*songket supplementary weft with metallic threads*)，一般指以金、銀等金屬線材進行裝飾的布料，織者在織造布料的過程中，將額外的金屬線材一根根夾入底組織原有的緯線之間，藉此創造出精緻而亮麗的裝飾圖案。例如館藏中來自蘇

門答臘島東部大城巨港（Palembang）的織金布（*songket lepus berakam cloth*，圖9），滿佈以金線織成的花卉及幾何圖案，花卉紋樣的中心還點綴了彩色絲線的刺繡，整塊布料極為華麗貴重，一般僅用於婚禮或慶典等正式場合，可作



圖6 印尼 蘇門答臘 船紋禮儀掛飾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織000027
緯二重織物是在底組織的緯向紗線間織入額外的緯線，在布料上形成裝飾圖案。



圖7 印尼 蘇門答臘 禮儀用掛飾 長300，寬60公分 Sumarah Adhyatman捐贈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, 2014



圖8 印尼 加里曼丹 禮儀用布 長114，寬50公分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, 2019

為女性包覆下身的裙布，或者披在肩上的肩布，通常還會搭配其他金質首飾，以彰顯出使用者的身分地位及財富資源。

二、非織類裝飾技法舉隅

印尼的蠟染 (batik) 工藝舉世聞名，是以蠟進行防染的染色技法，將液態的蠟描繪或蓋印在布料上，防止染液滲入蠟所覆蓋的部分，保留布料底色而形成裝飾圖案；由於凝固的蠟有時會出現裂痕，染液滲入裂縫中，即產生特殊的裂紋效果。⁷ 蠟染工藝在爪哇島上發展出極其豐富的技

法與風格，二十世紀後期更受到印尼政府大力推廣，逐漸成為風行全國的民族工藝，以及印尼文化的重要標誌。2009年10月2日，印尼蠟染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(UNESCO) 登錄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(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)，為了紀念這份國家榮耀，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與印尼蠟染基金會 (Yayasan Batik Indonesia，英譯：Indonesian Batik Foundation) 共同合作，於2010年在主展館旁開設了全新的「蠟染展廳」(Batik Gallery)，專門展出蠟染織品、製作工具、染色樣本等等。(圖10、11)

相較於其他類別的文物，蠟染織品在館藏中佔最大宗，且涵蓋不同區域與風格的作品，例如一件源自爪哇島中部古都梭羅 (Surakarta，又稱 Solo) 的大型宮廷用布 (kampung cloth，圖12)，使用棕、藍、白的傳統配色，以及僅限王室統治者使用的巴冷紋 (parang pattern)，屬於莊重的古典風格。另一件來自中爪哇北部海港北加浪岸 (Pekalongan) 的花束紋裙布 (buketan skirt cloth，圖13)，作為背景的紫、綠色是浸泡於染液槽所完成，而盛開的花卉圖樣





圖9 印尼 蘇門答臘 織金布 局部 全幅長230，寬84公分
Mrs. H. Ali Sadikin捐贈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
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, 2014

則是以筆刷塗繪上色彩，呈現出宛若繪畫般的效果，由此可見北方沿岸地區融匯中國、阿拉伯及歐洲等外來文化元素，為蠟染織品開創出明亮生動的新面貌。此外，位於中爪哇北海岸的小鎮拉森（Lasem），其蠟染織品經常使用乳白底色搭配紅色的花鳥與幾何圖案（圖 14），一般認為是由當地華裔工坊發展出來的風格，曾經風靡印尼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等地，影響也相當深遠。

紮染（tie dye）也是印尼常見透過染色來為布料增添裝飾效果的技法，是透過纏繞、打結、針縫等方式，將布料一部分紮緊以防止染液滲入，藉此保留局部底色而形成裝飾紋樣。例如館藏中一件來自爪哇島中部梭羅的女性裹胸布（*semekan breast cloth*，圖 15），布料中間狹長的菱形圖案即是藉由針縫紮緊再進行染色而形



圖10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的蠟染展廳外觀 作者攝於2019年



圖11 蠟染展廳內展示各式各樣的蠟染織品與製作工具 作者攝於2019年



圖12 印尼 爪哇 宮廷用蠟染布 局部 全幅長436·寬104公分 Mrs Rahmini Uno捐贈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, 2014



圖13 印尼 爪哇 花束紋裙布 長209·寬107公分 Mrs Neneng Iskandar Alamsyah捐贈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, 20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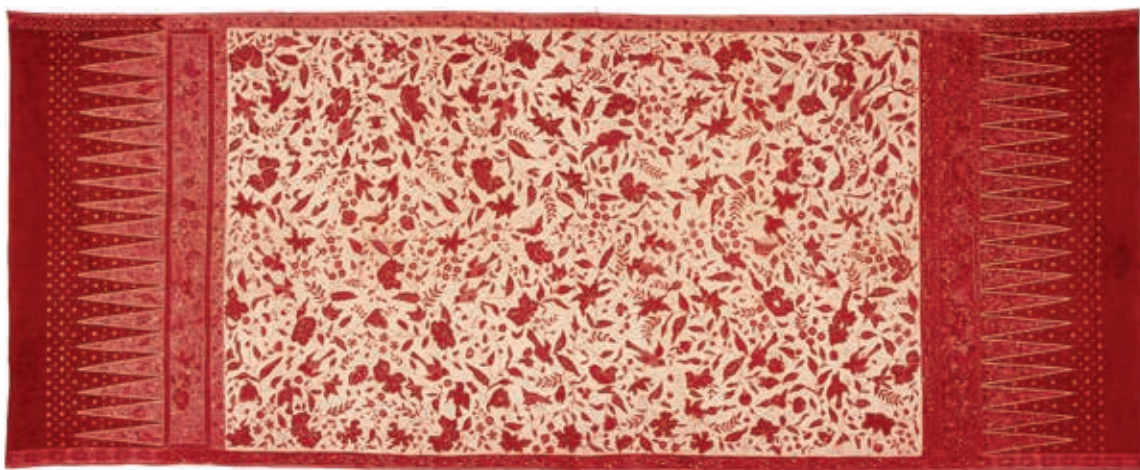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4 印尼 爪哇 蠟染裙布 長264·寬107公分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, 2019



圖15 印尼 爪哇 女性裹胸布 長134·寬34公分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, 2014



圖16 印尼 蘇門答臘 紫染肩布 長226，寬79公分 Mrs Hj. Siti Bambang Utoyo捐贈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, 2019

成，這種色彩配置被稱為「podang angrem」，意指孵蛋中的黃鸝鳥，據推測是由懷孕中的婦女所使用。⁸館藏中另一件來自蘇門答臘島東部巨港的紫染肩布（*selendang pelangi* shoulder cloth，圖16），為文物捐贈者的母親於1920年代所製作，是依照圖案設計將布料多處纏緊後再進行染色，染液無法滲入紮緊處，因而形成一個個保留底色的圓圈或不規則圖案；為了在布料上產生多種色彩，製作過程中須反覆多次紮緊布料與染色，工序相當繁複，才能創造出如此繽紛生動的視覺效果。⁹

上述僅論及印尼織品中較常見的幾類染織工藝，然而實際上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藏品所涵蓋的面向遠多於此，其他還有綴織（*tapestry weave*）、樹皮布彩繪（*bark cloth painting*）、印金（*prada gold leaf decoration*）、刺繡（*embroidery*）等技法，以及各種服裝形式與剪裁手法。館方也在導覽手冊中坦言到，依據製作技法將館藏文物進行分類並非易事，許多傳統織品結合運用多種染織工藝，即便看似原理相近的工藝技法，

在印尼的不同島嶼及族群之間，又各自發展出獨特而多元的面貌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雅加達織品博物館的典藏文物多數來自於民間各界人士的捐贈，有些原本是家中歷代相傳的珍寶，有些是在特殊時空背景下取得的物件，部分捐贈者仍知悉這些織品的使用脈絡、過往人們與其互動的生命經驗，以及背後所蘊藏的文化意涵。隨著這些織品進入博物館成為文物，與其相關的製作、購買、贈與、使用、交換等資訊與圖像紀錄，也同時成為典藏內容的一部分，再加上館方與捐贈者所組成的民間社團保持著友好的合作關係，共同進行館藏文物與展覽的教育推廣工作，更有助於博物館觀眾深入認識織品與人群之間的社會關係。

展現印尼的多元文化

雅加達織品博物館內的展覽內容相當豐富多元，尤其著重呈現印尼具有代表性的傳統染織工藝，例如蠟染、伊卡、織金、刺繡等等，



圖17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「印尼傳統刺繡織品的魅力」特展一隅 作者攝於2019年



圖18 展覽中以清楚的圖文說明向觀眾介紹印尼傳統刺繡針法 作者攝於2019年

以2019年「印尼傳統刺繡織品的魅力」(Pesona Wastra Sulam dan Bordir Indonesia)特展為例(圖17),本展覽是為慶祝博物館創建、「織品愛好者協會」成立四十三週年而舉辦,展出約百餘件來自不同區域與族群的刺繡精品,皆以彩色繡線、金屬線、亮片、珠粒等材料繡滿了精緻的圖案。館方運用文字與巨幅地圖,標註印尼各地的刺繡工藝傳統,也透過設計清楚的圖文展板,詳細解說各式各樣的刺繡針法,希望觀眾不僅能藉由欣賞傳統織物而獲得審美愉悅,也能深入認識那些隱藏其中的精湛技藝。(圖18)

除了介紹印尼傳統織品的工藝技術之外,博物館展覽也探討不同族群間的互動關係,例如2014年「印尼傳統織品與服飾中的伊斯蘭靈感」(Inspirasi Islam Pada Wastra dan Busana Indonesia)、2017年「土生華人文化對於沿岸蠟染紋飾的影響」(Pengaruh Kebudayaan Peranakan pada Corak Hias Batik Pesisiran)、2019年「十年挑戰:印尼蠟染作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」(10th Year Challenges: Indonesian Batik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)等主題展覽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,考量印尼境內的族群、宗教與文化極端複雜,為配合政府維繫族群和諧的施政方針,博物館在規劃展覽時格外謹慎,避免凸顯或獨厚特定族群或宗教,¹⁰並且須儘量將展品置於多元文化的脈絡中進行論述,以符合印尼「存異求同」(Bhinneka Tunggal Ika, 英譯:Unity in Diversity)的立國精神。

目前博物館內並沒有固定的常設展覽,館方除了每年自行規劃二至三檔特展之外,也持續與民間社團、學術單位、其他博物館等機構共同合作,推出短期的主題展覽,每次檔期約數週

至一個月不等;此外也定期舉辦官方色彩較鮮明的展覽,例如東南亞國家協會織品展(ASEAN Textiles Exhibition)。博物館建立與民間合作的模式,讓館方得以結合公私部門的典藏文物、策展人員與相關資源,籌劃出更豐富精彩的展示內容。而如此頻繁更新的展出形式,可避免多數織品文物材質脆弱、不宜長期陳列的問題,也有助於提升觀眾反覆造訪博物館的意願。

發揮博物館的教育推廣功能

在向觀眾展示織品文物的同時,博物館也頗為重視其教育推廣功能,館方在主展館外特別設置了一間「傳統織品簡介室」(Wastra Introduction Room),做為一般觀眾或學校團體認識印尼織品的學習空間,以實物展示及觸摸體驗的形式,搭配生動的圖文說明,介紹印尼傳統織品常見的纖維材料、製作技法、區域特色等基本知識。(圖19)另外也展示傳統腰織機、腳踏式織機等各種類型的織布機,搭配織布的情境陳設,觀眾可近距離觀察紗線如何交織而成布料。(圖20)稍有美中不足的是,此學習空間的展示內容以靜態物件與圖文說明為主,且視覺設計及展陳方式較為簡略,若能強化展場設計,並適度導入動態影音及數位互動裝置,相信將更有助於教育理念的傳達,也能夠讓觀眾獲得更豐富而深入的參觀體驗。

在室內的展廳及學習空間之外,博物館其他附屬場域與建物也被賦予教育推廣的功能,例如主展館旁的「天然染料花園」(Natural Dye Garden, 圖21)佔地約二千平方公尺,種植了各種可用於織品染色的植物,包括藍草、蝶豆、檳榔、山竹、朱蕉、柚木等等,觀眾在欣賞自然景致的同時,也能夠認識傳統的染料植物。位於博物館後方的傳統木屋則是「蠟染工坊」



圖19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透過實物展示及觸摸體驗，介紹印尼各地的染織傳統。 作者攝於2019年



圖20 館內展示各類織布機以及織造中的布料 作者攝於2019年



圖21 雅加達織品博物館內的天然染料花園 取自Google Arts & Culture : <https://artsandculture.google.com/story/virtual-tour-of-jakarta-textile-museum/uAWRBxUF-5MYEg>, 檢索日期: 2021年7月25日。



圖22 織品博物館內的蠟染工坊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



圖23 觀眾在蠟染工坊內體驗手作課程 © Jakarta Textile Museum

(Batik Workshop)，觀眾可以在此體驗手作課程，用銅壺筆 (*canting* spouted tool) 盛裝加熱後呈現液態的蠟，在布料上塗繪裝飾圖案，接著以天然染料為布料增添色彩。(圖 22、23) 此外，館方也會配合主題特展舉辦織品市集，讓觀眾透過與當代染織工坊及工藝家互動交流，能夠更加貼近織品產業發展的脈動。

針對想要深入認識印尼傳統織品的研究者或一般民眾，博物館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學習與研究資源，館內附設的圖書館藏有逾三千五百冊書籍，近年並與民間研究單位共同合作，建置藏書資料庫與線上查詢系統，¹¹ 讓大眾更容易親近使用。館方也配合展覽內容或特定主題，積極辦理各種實體與線上的專題演講、學術論壇、國際研討會等活動，邀請國內外的研究機

構、學者專家，以及對織品感興趣的民眾齊聚一堂，彼此交流研究成果，讓博物館儼然成為印尼織品研究的重要據點。

結語

印尼群島的遼闊地域與多元族群，造就其豐富的織品傳統，雖然在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沒落，但隨著歷史文化遺產保存觀念日益普及，以及時尚、文創、觀光等產業的崛起，傳統織品的特色與價值再次受到人們的重視。走過近半世紀歲月的雅加達織品博物館，對於印尼織品的保存與推廣貢獻卓著，也見證了傳統織品從落寞中重獲生機，甚至成為代表該國多元族群共同文化遺產的歷程。在國家文化預算有限的情況下，雅加達織品博物館藉由

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，保持相當活躍的典藏、展覽、研究、教育與推廣能量，為國內外觀眾提供一扇可貴的文化之窗，從中領略萬島之國的染織工藝風采，以及各種織品文物與社會人群的緊密連結。

本文承蒙審稿人提供寶貴意見，以及雅加達織品博物館策展人Ardi Hariyadi先生與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Sinta Wang女士協助取得相關資料及圖片，特申謝忱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

註釋：

1. Britannica, T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, "Explore the geography of Indonesia and the history leading to its independence," Encyclopedia Britannica, accessed July 25, 2021, <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summary/Indonesia>.
2. 「wastra」一詞源自印度梵語，在印尼多用以指稱傳統手工製作的織品服飾。
3. Judi Achjadi, *The Jakarta Textile Museum* (Jakarta: Indonesian Heritage Society, 2014), 11-13.
4. "Jakarta Textile Museum," Tracing Patterns Foundation website, accessed July 25, 2021, <https://tracingpatterns.org/museum-tekstil-jakarta-library-project.html>.
5. "Ulos Mangiring," Google Arts & Culture website, accessed July 24, 2021, <https://artsandculture.google.com/asset/ulos-mangiring/7AFaQq3eBs5LGQ>; Judi Achjadi, *The Jakarta Textile Museum*, 44.
6. Mattiebelle Gittinger, *Splendid Symbols: Textiles and Tradition in Indonesia* (Washington, D.C.: The Textile Museum, 1979): 146-149.
7. 關碧芬、蔡旭清，《錦繡繽紛——院藏亞洲織品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5），頁 296-299、330。
8. "Semekan," Google Arts & Culture website, accessed July 25, 2021, <https://artsandculture.google.com/asset/semekan/hQHovbPyoer9yA>.
9. Michael Hitchcock, "Batik, Ikat and Other Resist-dye Methods," *Indonesian Textiles* (New York: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, 1991), 95-97; Judi Achjadi, *The Jakarta Textile Museum*, 140.
10. Yumiko Kamada, "Exhibiting Islamic Art Objects in Museums in Jakarta, Indonesia," *WIAS Research Bulletin* (Wased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), no.7 (2015): 71-77.
11. "Library," Jakarta Textile Museum website, accessed July 17, 2021, <http://library.museumtekstiljakarta.org/>; "Jakarta Textile Museum," Tracing Patterns Foundation website, accessed July 25, 2021, <https://tracingpatterns.org/museum-tekstil-jakarta-library-project.html>.

參考書目：

1. 關碧芬、蔡旭清，《錦繡繽紛——院藏亞洲織品展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5。
 2. Achjadi, Judi. *The Jakarta Textile Museum*. Jakarta: Indonesian Heritage Society, 2014.
 3. Gittinger, Mattiebelle. *Splendid Symbols: Textiles and Tradition in Indonesia*. Washington, D.C.: The Textile Museum, 1979.
 4. Guy, John. "Indonesia." *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: From Southeast Asia to Japan*. London: Thames & Hudson, 2009, 76-119.
 5. Hitchcock, Michael. *Indonesian Textiles*. New York: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, 1991.
 6. Maxwell, Robyn. *Textiles of Southeast Asia: Trade,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*. Hong Kong: Periplus, 2003.
 7. Thompson, Angela. *Textiles of South-East Asia*. Ramsbury: The Crowood Press, 2007.
 8. Warming, Wanda & Gaworski, Michael. *The World of Indonesian Textiles*. London: Serindia Publications, 1981.
-

—— 印尼蠟染特展 ——

BATIK

—— I N D O N E S I A ——

2021.10.1 — 2022.1.9

故宮南院

GALLERY S304B



主辦單位
Organizer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
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

協辦單位
Co-organizer



國立臺灣博物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



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
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

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



台北市文化基金會
Taipei Culture Foundation



台北國史館